

十三經解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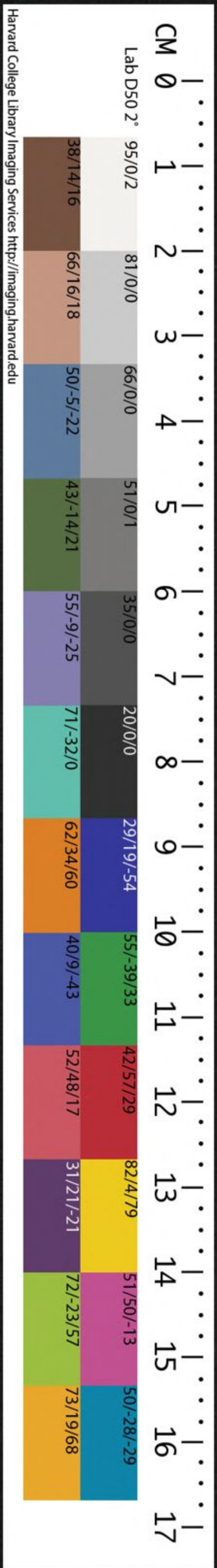
T110/7939(12)

知
97
38-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21 1958

十二



京山曰若
使正明作
傳此類自
首了然

二月啓冰
薦今無
冰可啓見
前此之煥
也是謂恒
煥杜註差

左傳成公

在位十八年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諡法安各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

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

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

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



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二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爲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盟于蜀。傳曰。卿不

書。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

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眾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

御齊師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

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

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軒縣也，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

左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

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

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

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

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

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

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

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

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射也

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

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

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

韓厥以夢故中御而逐齊侯。避左右齊侯。果射左右。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
鞬中。鞬卧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執系馬絆也

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

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

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

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

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

車。宛棖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

將丑父代為齊侯故使公下車取飲欲其

迎也

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

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

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

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屬退者遂进入狄卒狄卒者

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

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

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使

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

銑司徒主
銑兵者女
子之父也
當是時患
難倉卒唯
一君一婦
人而已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

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

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

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

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

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

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

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

京山曰。按
公時大
文未遠也

此為後世
元凱遠引
昆吾等解
之為後人作

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適。子實不優而弃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皆魯侯賜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

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

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

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

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

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九月衛穆公卒晉三

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

不敢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

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

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此段模寫巫臣之巧偽甚工甚細人之善惡邪正文實揚之甚於寫神然古今一左氏也

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

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

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

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

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御

叔御叔夏姬之夫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姬子出孔

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

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

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

夏姬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非之妻

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

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以下皆屈巫之言知螢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

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

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鄭人懼於邲

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

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

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

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

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

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

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

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

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

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

戮死。以後邢侯卒從叔向之議施生

以後邢侯卒從叔向之議施生戮死

申
事止此
臣

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
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
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
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
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
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
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
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
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

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
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
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
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
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
用眾。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
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民
戶巴責。弁通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

急中欲冷
語妙

三

三

七

京山曰十國大夫而皆名則瑣矣他會日比自然獨此為畏非也

春秋所說也是會也楚其王知不行陳蔡未與盟也傳謂某其車為失位故不列于諸侯也

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

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

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

執鍼織紵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紵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為

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

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

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

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

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

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

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斲其是之謂矣楚

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

之不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

必有任是夫國弃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

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

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

數語感慨悲怨

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

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

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

勿籍。相。相禮者。籍。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

三日哭。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乙亥。葬宋文公。夏。公

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

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

伐麇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

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鄭伐許。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

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鄆。

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

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

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瑩父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

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

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

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

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

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

京山曰瑩對是成上辭熟套

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討赤狄之餘焉。麇咎如潰。上失

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此瑣屑也追記宛然左氏之高妙其神筆此類可見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

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

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

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

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京山曰季文子知晉侯必不免為景公死附會

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
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
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
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
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
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
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
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戍攝鄭伯之辭。子反不
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

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

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

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弟莊

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傳在前年

仲孫蔑如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巳丑。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

于蟲牢。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

嬰曰我

宗山曰明也
祭天神宗
夢天之神
見放此明
于死故免
也 謙 愚 俗 語

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

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

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

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曰。神福

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

為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孟獻子如

宋。報華元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

諸穀。野饋曰餽。運糧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

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

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

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

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

遂以告而從之。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

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

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

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

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德圍龜代已為質。故怨而欲

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

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十一月

巳酉。定王崩。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

鄆。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

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

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

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

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

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

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

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取鄆。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寤相鄭人伊

錐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

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

京山曰。晉士貞伯曰。辛附會之

取多矣。其皆易耶。

議國遷
定國是
乃韓氏
之遠謀

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鹽池也。猗氏縣。鹽池是鹽音古。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隄。

詢國遷
定國是

之疾。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

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

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稱牛。未十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吳伐郟。

吳始見經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

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

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

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

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

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軍楚師攻楚師也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

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

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

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

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

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

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

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

吳楚構
難自三
臣始也

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恠事
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
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
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
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
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
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
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
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

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

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

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成人禮書。

之終為杞伯所
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
士燮齊人邾人伐邾衛人來媵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
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
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
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
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
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
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

辭命

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
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
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
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
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追書侵蔡遂侵楚
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
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
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

入鄆。

鄆，莒別邑也。師入鄆，故稱人。

楚偏。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

許，城中城。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已絕於杞。

魯復強請杞。

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曰：「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

京山曰書
執躬伯而
不告與傳
不言其致

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為鍾儀一事遂有二
四十字
古人文字
不厭詳然
亦有大事
數字而畢
者詳略之
間不可不
審非國工
不知

章法三重
此左氏舊
文體也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

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
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
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笑之。重爲之
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
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
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
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
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
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言恃其陋而不

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

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

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

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

立晉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

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十

公孫申謀
則是矣而
爲不識者
所識則與
無識同矣
是以取禍
與近世于
肅愍相似

京山曰按鄭伯之見執也鄭公孫中謀曰我以列立君必歸君君遂立太子驪而鄭伯歸伯鄭伯與殺叔中皆不難而急君難而

故棄之是以君德倖也因天人謀得歸而又殺之是計有也鄭既歸君而後歸君是君也事皆君也事皆君也事皆君也

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年春。晉侯使糴芻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申

叔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

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于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

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

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巫不幸不
少待先疾
而死

亦申果
宜逃

京山曰皆
之謂不經
又曰凡春秋
書事據實
而己未嘗
為隱也
晉景公將
伐鄭而病
立太子州
為居會諸
侯伐鄭公

在子立
父將死而
子預外事
皆非禮也
然亦書也
侯此類皆
不待貶
見也何事
于應語

此大辱也
魯人行止
不審故禍
及其君

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身。秋

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反。是春

晉使糴莩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莩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

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

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犢來

聘。己丑。及卻犢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

如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

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犢來聘。

聲伯之事
百餘字細
事也叙之
不遺毫芒

且泣盟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穆姜曰吾

不以妾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之妻。同母昆弟。生聲伯而出

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

伯以其外弟為大夫。管子奚之子。而嫁其外妹於

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卻犢來聘。求婦於聲伯。聲

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卻犢婦。懼能忿致禍。

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景

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

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復為之婦。夏季文子如晉

報聘。且泣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

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

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秋。宣伯聘于

齊。以脩前好。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溫別邑。王命

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

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

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伐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艮盟晉侯于河東。晉郤欒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而背晉也
會前言之故也故人不致其河實平。蔡曰

成公二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

京山曰夫經既書出奔矣又云無出此類也

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
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
瑣澤成故也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
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涖
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
登_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
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
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

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
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
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
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
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
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
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
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瓜牙。詳詩故詩曰。趙趙武夫。斷章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于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

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

京山曰孟獻子知郤氏亡以一人容止決一族之禍雖聖知不及此因晉將謀三卻附會之獻子如周成肅公以服于社不受亦料其將死也其將可厭

三傳
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脰于社。不敬。脰宜社之肉也。盛以脰器。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脰。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

秦

呂相魏錡子

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

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

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

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蝥賊。以來蕙。搖我邊疆。謂秦納公子雍我是

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

我涑川。俘我王官。剪芻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也。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

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

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

詞
內多詆

近世辭
命多借
凡式

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背弃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吾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

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思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栢公國斷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

鄭亂

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蜜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

曹亂

公子反軍于市已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焚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駘孫叔孫知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子滅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

三傳

左傳卷八十二

三

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
月庚寅，衛侯滅卒。秦伯卒。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
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
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
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
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
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
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

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
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
取禍之道也。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
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
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
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九月，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衛侯有疾。

京山曰：前
書叔孫
蒙前文
耳。前夫
人。則書
君。則書
君。則書
君。則書

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為大子。

敬嬖定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衍即獻公

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

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

公行無禮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鱒也。

使主社稷。鱒衍之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

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實諸戚。而甚

善晉大夫。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

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

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

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葉。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

年十三。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

子臧曹
公子喜
時也

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一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

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

族也。華元司城。公孫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

也。魚石蕩洋向為人鱗朱魚石將止華元魚

府曰右師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

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

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

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

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

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

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則決睢滌。滌水閉

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

使向戍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

靖國人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

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

京山曰凡殺大夫未有以不告者如

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
直言必及於難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
也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
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寒過節冰
卦著樹

夏四月

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
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
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于沙隨不見公

不及鄢陵戰故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

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

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

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犢

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魯殺大夫
皆言刺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

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

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

宋師不做備

鄭人覆

二國爭
鄭遂起
大師
左氏叙
晉楚事
獨詳

范文子不
欲戰

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
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
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
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
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
卻至佐新軍荀罃居守卻犨如衛遂如齊皆
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
故知其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
將勝楚

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令
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申子反入
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
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
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

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

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楚晦日。早晨厭笮晉軍。吏患之。先陳。范勾趨進。

京山曰。鄢陵之戰。敏事支。敏士。煥佐中軍。而戰。惟恐。勝。是。豈。人。知。將。敗。晉。附。會。之。具。實。也。晉。侯。也。復。蘇。明。言。射。楚。王。中。日。魏。錡。夢。射。丹。退。入。泥。戰。死。皆。因。事。附。會。之。源。也。相。拒。外。也。通。伯。州。蔡。登。樂。車。所。了。然。也。臨。陣。失。石。交。接。楚。子。以。之。開。射。至。射。中。目。

促容致辨
樂誠死極
飲子童子
重飲而復
鼓皆不歸
之証說也

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當陳前決開營壘為

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

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

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

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

陳陳不違晦晦月終兵家以為忌在陳而蹶合而加蹶

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

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

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

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

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告賁皇楚鬪椒子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

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

伯州犁晉人奔楚今待于正後倚問以其晉人知晉事也此段章法甚妙

宣四年奔晉 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 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

首賁皇
亦楚人奔
晉者知
楚之情故
晉人亦所
之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玉族而
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
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
國蹙射其元王申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音道尼也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
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
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
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

欒鍼既言
父在元帥
之任而自
已捧轂以
舉公於泥
淖之外欒
鍼乃晉厲
公御右

載公為
侵官
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
離局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也掀舉也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
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
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

死緩犯患
之時乃與
敵國為容
卻氏之心
死矣

射呂錡中項伏弋弋弓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左事之殷也

有韎韋之跣跣注君子也屬於跣與袴連識

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

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

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

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

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第

翰胡曰謀輅之注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

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

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

乃內旌於弋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

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言石

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楚師薄於

險薄迫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

行間與敵國雍容攝欲愚不識也古人之禮亦有

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

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

拔變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

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日又何如臣

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戒行人不使不可謂

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

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轡承飲造于子重曰

寡君之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

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

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

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

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

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

鄆陵之役
左氏叙事
至一千七
百餘字史
漢以後未
有也所以
然者左氏
細曲史漢
疎直又左
氏楚人親
見其事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
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
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
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
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
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

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

壞隕魯邑齊衛皆後
非獨魯明晉以僑如

故不見公

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

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

女不可是皆君也

言欲廢公
更立君

公待於壞隕申

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

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犇

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

觀晉楚
之勝負

郤犇將

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主齊魯
之屬

取

子叔聲伯
之賢成公
不能用
豹奔介歸

使者豹之
介也豹奔
介歸
以待晉師
至而食之
晉師既至
食之矣已
又不敢食
先食豹之
介而後自
食蓋豹奔
齊而介先
歸也亦亦
併奉聲伯
之命而歸
也。

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豹叔孫僑如弟，僑如於

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為食於鄭郊。食晉師

逆以至。

聲伯戒叔孫以必須

聲伯四日不食。

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言其忠也

諸侯遷于制田。

知武子佐下軍。

武子荀罃

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

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

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將王與軍相失

曹人復請

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

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宣伯使告郤

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僞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

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

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

讎。治之何及。郤犢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

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

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

郤犢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

請邑。以堅事晉

子叔嬰齊

即子叔聲

伯公孫嬰

齊也乃叔

肸之子文

公孫也有

此忠賢成

公不能用

叔孫僑如叔
孫得臣之
子豹之兄
也

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

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

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十二月。季孫及郤犇盟

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召叔

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

母宋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

奔衛。亦閒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

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

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

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

怨不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

其可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

單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

鄭故假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

天子威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

乞師。冬。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

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

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

京山曰鄭子驪
侵晉不言晉
為晉侵鄭則
書鄭與楚盟
楚成鄭不書
晉伐鄭則書
春秋不直晉
時然豈得謂
辱楚而專晉
邪

卒于狸脹。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
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
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
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
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
洧。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
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齊慶克
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闕。闕巷
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
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
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
門而索客。蒐索備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
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秋七月壬寅。
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弱無咎子。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率初鮑

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

須吉。施氏之宰有孟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

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

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

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

如茲矣。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冬諸侯伐

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

十一月諸侯還。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

京山曰仲尼曰
方此謂大語
不似聖人括言
與證博大夫
理台同

京山曰夢
瓊瑰此因聲
伯將死禮合
用珠玉附會
之又云三年不
敢占之夕死
怪誕尤甚也

聲伯即子
叔嬰齊借
賢人不壽

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

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脰。而占之。

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

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傳戒數古夢齊侯使崔

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

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

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

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

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

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一怨以胥克之廢

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二怨郤錡奪夷陽五田五

亦嬖於厲公三怨郤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

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使楚公子筏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

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

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

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鄆陵戰時楚

子問郤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

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

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

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進之郤至奉豕於公寺人孟張奪之

寺人奪孟張豕郤至射而殺之公曰李子欺余季子大郤至公反

以為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

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

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

郤氏多怨先叙致怨之由又叙厲公作難之由此左氏叙事之家也

御至此言
不反明也

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嬖人清沸黓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旣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

京山曰有如
民與郤氏胥

童不道君
為亂不書曰
殺大夫將何
書乎經無
此等例

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

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

勾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

之讒吾能違兵昔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

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樂書

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與郤氏胥童道

君為亂故皆書晉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

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

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

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

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

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

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朶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

逐不臣者
七人棄書
中行偃不
與悼公德
其止也為
失刑失

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不
以君禮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
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
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
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
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救麥故不可立齊

意以書名
為有罪之
例不知陳
大夫陳始
衛大夫孔
達皆名又
何罪乎後
儒記遂以
表大夫為
皆傳誤之

京山曰傳
意以書名
為有罪之
例不知陳
大夫陳始
衛大夫孔
達皆名又
何罪乎後
儒記遂以
表大夫為
皆傳誤之

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
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
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
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
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
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悼公
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

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廩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蔦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

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以宋臣逃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出奔楚依阻大國以兵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威還故書復入

京山曰魚石
以宋臣逃楚
復入于宋文
羊氏曰爾何
必為例

京山曰魯君無歲不

不朝晉不加禮諸侯報聘何大夫之有凡傳此尊晉類

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政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刊也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冬十一月楚之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臧武仲對曰伐

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車之佐也。今堯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矢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杙。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三傳

